

WOQUMEIGUODUGAOZH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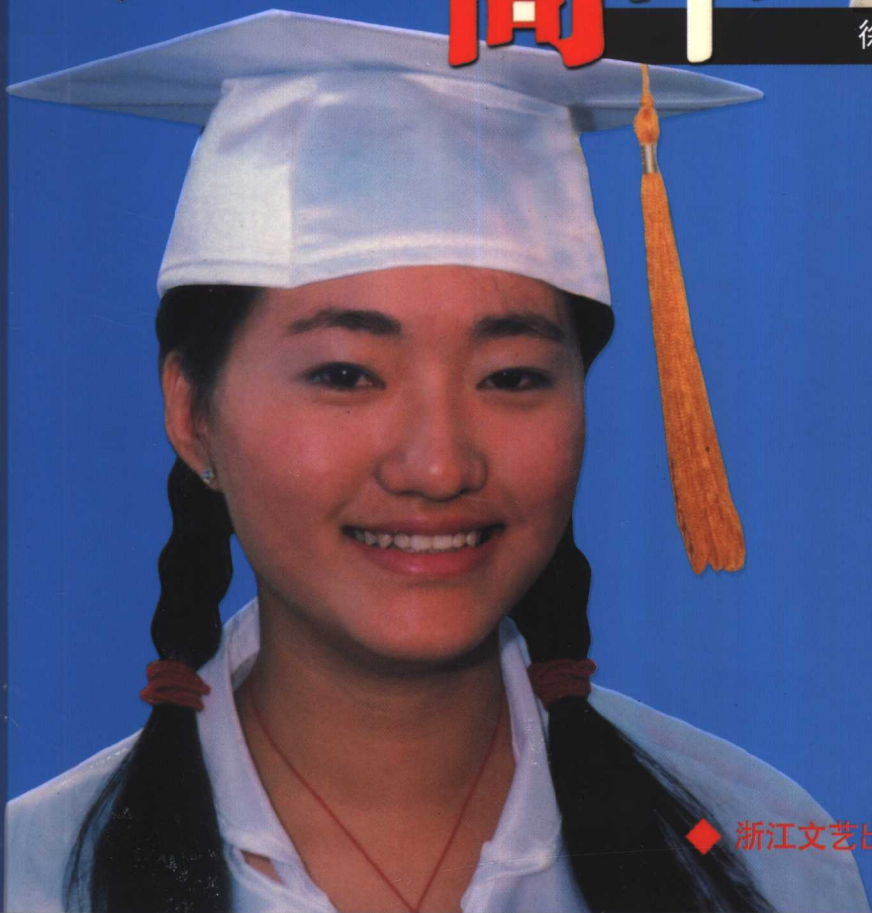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纪实文学



我去美国读 高中



徐惊婧 著



◆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徐惊婧 著

我去美国

读高中



MENG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去美国读高中/徐惊婧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2.7

(萌芽一族)

ISBN 7-5339-1638-7

I.我… II.徐… III.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8033 号

徐惊婧 著	
责任编辑 陈 坚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许红梅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	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137 千字 印张: 6 插页: 2 印数: 00001-15000
	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638-7/I·1446 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逆 风.....	1
第二章 飞 扬.....	27
第三章 水的情结.....	108
第四章 阳光加州.....	127
第五章 地球村.....	154



Meng

第一章

逆 风

坐在飞机上，我想到，物理老师告诉我们，对将乘机飞行的人说一路顺风并不正确。因为，起飞时是逆着风的……





Meng Ya

美国?!

1999年初冬，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选派了五名第二外语为德语的学生去竞争AFS2000-2001年度文化交流项目中的三个赴德名额。

五个人，一排坐。虽然对面的老师和气地操着英语问些简单而又实际的问题，但总觉得被看得不安。

“想家了怎么办？”

“不习惯那儿的食物怎么办？”

虽然我们五个人朋友多年，但竞争毕竟是竞争，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取名额，所以气氛未免有些尴尬，大家也都假装没有察觉。

出来后，虽心里着实不甘，但也只有实话实说地告诉爸妈：无甚发挥，感觉一般，多半没戏。

几星期后某个课间休息，副班主任兴冲冲来告诉我：

“你入选了，去美国。”

我糊涂。那“人见人爱”的几个赴美名额，有十几所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在竞争呢！

美国?!

去与不去之间

也许是突然换了目的地，所以不置可否地犹豫起来。

在随笔中写道：心中那股驱使我填表的力量，名叫厌倦。因为我已厌倦每天的生活节奏：白天贫乏的对话，晚上单调的挑灯夜战；每天呼吸着被严重污染的空气，却听着空气质量良好的报道；总得舍弃美味的午餐，去开冗长的例会；总是承担着来

自别人目光中、言语中、行动中的种种压力，还要笑着面对。

“逃走吧，哪怕就一小会儿，去深呼吸一口。再回来，会好些！”那一半的我，这样劝慰自己。

他们会哭吗？

浦东国际机场的壮观使我们一行人暂时忘却了离别在即。通行的车辆仿佛成了水上的船只，候机楼则如大鹏展翅。

我没有见过父母的泪。而在机场，等领登机牌那刻，母亲很少外露的温柔和父亲沉默着紧皱的眉头，让我有些不自然。

他们在心中后悔了吗？

他们会哭吗？

下意识中我不想父亲坚强的形象被破坏，也就不愿看到他的眼泪。所以送到最后一道关卡时，同行的南京女生回身去与父母拥抱、合影，我，只想快快离开这凝重的空气，转身就走。好友佳之一迭声地叫住我，要我与父母合影。我回身假装笑骂：“干吗？你催泪呀？”说完心头一紧，这信口的一句戏言纯粹下意识在作怪。罢了，挥挥手，快走，快走。

至今，我仍想知道如果那时多挨一刻，我会见到他们的泪吗？

随遇而安

从上海飞往美国的那十二个小时，既不兴奋也不感伤，似乎只有一种淡然的随遇而安，就连到达 LA 时也无甚激动。

当飞机在那座城市上空掠过时，发觉它只有两个色调，棕色和灰色。雾蒙蒙，看不见绿色，对它也就不见得有什么好感了，



Meng Ya

MENGYA

说实话，它可没上海漂亮！

过海关还算顺利，只是慢了点。我们一行七人中的其他六名从北京、天津、南京来的学生跟着一位 AFS 工作人员走了（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区），我则与另一位坐了近三小时的车，到达了在一所大学里的临时住所。

一早醒来，发现窗外阳光明媚。此时上海应该是午后，那里阳光也在普照吗？

一位 AFS 工作人员开车送我去最近的一个小型飞机场。我的洋父亲 James 驾着私人飞机来接我。坐私人小型飞机并不可怕，反因能看见并了解它的操控方法和过程而更感安心。透过玻璃窗往下看，底下是土地和山石，棕黄色的，高低起伏；而有时，笔直的公路把大片的田地划成一格格方块，真像在地图上飞来飞去。

黑 眼 眶

飞机安全降落在 Bishop 机场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头晕。十六年来大都待在海拔仅四米的上海，而 Bishop 处于三千多英尺高的地势，更不用提几分钟前还在空中飞行呢。

James 开车带我穿过小镇的两条主要街道回家去。

我曾经的家





我曾经的卧室

单层的白色建筑，一推开玻璃门，一黑一白两条狗在跳跃着。矮下身去抚摸它们。再抬头，眼光落在前面那个瘦小苍白的女生脸上用浓黑描出的眼眶上。

那一定是 Lisa，我的 host sister 了。果然，她抬起环满镯子的左臂掠了掠染红的发梢，伸出右手。

“Hi, I am Lisa.”

握罢手，然后继续介绍——（洋）妈妈、（洋）外婆。其实，都已经在寄去上海的资料照片上见过了。刚有余暇环顾四周，只听 James 向妈妈 Sue 说：“放心吧，她的英语很好。”

说我哪！忙转身，回一个微笑。

我的房间好大，那张柔软宽敞的大床，一下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。我还有自己的浴室。一切齐全、周到。到底是有五年接待经验的模范家庭。

床的诱惑在人疲倦时是难以抗拒的魔力。睡了。



MENG YA

鱼来雁往

爸爸妈妈：

你们好吗？我到这里已经三四天了，时差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走之前就有所调整，到这里很快就适应了。

这里很美！很宁静！Bishop就像童话中的城市，又像西部片中的城镇。一个机场，一所警局，一间邮局，一栋市政厅。麻雀虽小可五脏俱全。表面上这里不存在激烈的竞争。很安全，离家出门都不用上锁，晚上也不！即使外出旅行几天，也不用锁门。

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大约六七分钟的车程，不远。少有红绿灯，车行至每个路口都要停一下，左右看看……很不同。

家——很大一栋平房，隐蔽在绿荫中。绛红色的屋顶，白色的墙壁，门前一大片草地。房间很多；有一个客厅、一个车库、一间书房、一间厨房、三间卧室、四间浴室，还有专门放电视机、音响的房间和音乐室。书房和音乐室里各有一台电脑。洗衣房里的洗衣机、干衣机都很好用。厨房内有两只大冰箱。他们每年买一头牛，储存在车库里的冷藏柜内。

我每天只须帮忙收拾厨房就可以了，好在洗碗还有帮手——洗碗机。过几天要去采购，我会做几样中国菜给他们吃。每周二会有人上门来打扫。

我拥有一个大大的卧室，一个我独用的浴室。当然，如果有客人来光临，也是可以“借用”的。

家里有两条狗，十分可爱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

这里气候干燥，每天都要喝好些水；早晚温差大，室内外温差就更大。

今天James的一个同事过生日，去吃了一顿泰国菜。我要了炒饭，味道还过得去。对了，这里的東西挺好吃的，有很多调料，

可以自己动手搞，还有罐头，所以不必担心。

我会经常写信的，但不会经常打电话，因为家里的电脑从不关机，经常有人上网，电话线很少空闲。到了空的时候，上海那边却可能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，所以我会常写信或寄些照片。如果你们有空也写信或E-mail给我。

我喜欢这里，但我更喜欢上海。

祝

顺意安康

女儿

2000年8月16日

选课

去学校登记，与教导 Mrs. Winzenread 谈话。我提出想读十二年级，也就是毕业班。可她看完我的履历后说：“你总共只上了十年学，我最高只能将你排在十一年级中。”可我还是坚持要读十二年级。

“那我们先做个测试吧。”她笑笑说。

数学和英语，简单得可以飞上天。就是那种给两条直角边长度，求直角三角形面积的题目，并可以用计算器。英语的语法也甚为简单，只是词汇多，外加作文一篇。在“你最害怕的经历”和“童年趣事”中，择一而作。看到“童年趣事”，不禁一笑；原来作文题，哪儿都一样哟。

我选了第一个题目，写的却是“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”。我写了，十六年来，我真的没有怕过……

最后我入了十二年级，大学课程 Calculus，十二年级英语，美国政治/经济(下半学期)，荣誉课程 Mock Trial(模拟法庭)，



MENGYA

必修课美国历史及选修的戏剧与化学。

黑 眼 圈

正当我为得到开学后第一个周末而庆幸时，接到了电话。星期五下午，Lisa从她所寄宿的学校不辞而别。

与James急急地赶去学校（Lisa寄宿的是西海岸边的一所私立教会学校）。听修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复述最后一次看到Lisa的时间，又叫来她的朋友说了一遍。

结果一无所获。我们便去看Lisa的寝室。不大但舒服的房间里乱糟糟的全是东西，说是警察已来搜查过了。

疲劳了一夜，倒在她的床上休息。不知是看多了“柯南”，还是对戏剧过分喜爱，总觉着刚才Lisa的朋友回答问题时，表现得过激。于是摸着门牌上的名字找去，想与那个女孩谈谈，结果她与先前截然不同，一副漠不关心，似是很有把握又似没什么了不起的表情。心里觉得蹊跷，又想不通，便索性睡了。

醒来后，将怀疑与妈妈说了，后来听说警察确从那女孩的口中得到些信息。

晚餐时，接到Lisa一个同学的电话，说Lisa刚从德州挂来了电话。

那一晚，宿在那所教会学校，一间小小的修道院似的屋子。醒来时，窗外已是阳光明媚，却照不进屋来，想，原来阳光下也会有那么阴暗的角落。于是那靓丽光景就恍然与我毫不相干了。

James和Sue回来后告诉我，Lisa参加了一个类似剧团的组织，他们在夜间扮演吸血鬼，一路走一路演，也还不清楚哪里才是目的地。

突然想起与 Lisa 聊起过《Interview with Vampire》，既有小说也有电影。吸血鬼的生活被描写得充满诱惑力，让人不禁想去亲身体验，探个究竟。而新奥尔良和巴黎更是两块大陆上吸血鬼的发源地，想来，那一队人马可能是朝新奥尔良进发吧。

学校似乎决定不用 Lisa 再回校了。我们又去她的寝室收拾。James 和 Sue 都哭了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是抱头痛哭起来。

回到家，很多都变了。洋妈妈整天坐在电脑前查资料，阅档案；电话有了来电显示；屋子里乱七八糟，到处是纸、笔；冰箱里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；他们也越来越喜怒无常。

几天后，家里的两台电脑突然不见了，说是给 FBI 带走了。两天后又又有两台尖端的来填补。只见一刀一刀纸被塞进打印机，出来一串串凌乱而无情感的字符与图片。

正当 Lisa 的行踪随着一份份调查报告明朗起来时，也就是当妈妈要按计划去进修上课时，Lisa 回来了，带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回来了——她说她认为自己是两个人，其中有一半是邪恶的，邪恶到她自己都不能控制了。心理医生上门来与她谈了近两个小时，然后告诉 James 和 Sue：“忧郁症，最好尽快接受治疗。”

隐 身

在陌生的人群中独自盘腿而坐，看到形形色色的牛仔裤、短裙，晃动着，透着青春。

太阳直直地晒上皮肤、头发。忽然发觉手臂上有亮片和着太阳的节奏闪耀——那一定是与漂亮女生擦肩而过时留下的纪念。

人群拥挤、喧闹，却忽略了静坐的我。我的区域像是被一个无形的罩子套着，被隔离。



Meng Ya

辗转的日子还未停息，所以就添了几分多愁善感的柔肠。

这整整两星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冰箱里少了食物，没人管。学习上有了困难，也没人朝我看一眼。放学没人接，老搭旁人的车。有一次花了一小时五十分钟，在炎炎夏日里走了六英里回家，一路上还担心别走岔了路。天天疲劳过度，作息无常。天气干燥得手指开裂，出鼻血，止也止不住。

就这样，我每门功课还拿A，特别是政治课上的essay，是我整整花了三小时阅读，又用了一个小时坐下来与Mr.Pratt讨论才得来的A，真××的不容易。现在才懂得，要得到一件东西，非自己努力不可，也幸好明白得还不算太晚。

鱼来雁往

10

爸爸妈妈：

事情发展得不太顺利，我可能要换家庭。这不是我的错！我们相处得很好。因为Sue和James遇到了麻烦，他们的女儿Lisa出了问题。于是我的生活开始不正常，很累。现在Lisa回来了，但是好像说她有一点心理障碍。然后他们又去了另一个州。本来说只要十二天，可因为我不可以一个人在家，所以把我安排到别的人家暂住。现在AFS在给我找新的接待家庭。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让我再待在Lisa家了，他们要处理自己孩子的事情。甚至也有可能我会离开Bishop，离开加州。不过他们仍在找，好像有两个家庭愿意尝试。我们只能等着瞧。这两天经常换家庭，我带着旅行箱和背包到处跑。

我的学习成绩仍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

女儿

2000年9月27日

邮 件

阳光隔着玻璃打进屋内，把窗上残留的雨点痕迹映在雪白的纸上。

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扇陌生的玻璃窗了。如今的我，就像一份邮件，被不同的“邮差”传递着，寄放着。现在的我，在这扇玻璃窗下，明天呢？明天我又会在哪里？我在骨子里那么地中国，传统地觉得要把根留住。这种漂泊的日子，我是过不了的。或者说，过得来，只是不惯。其实又有什么事情反复做还不习惯的呢？

海内存知己

忽然，心中一阵苍凉，不知是因为 Celion Dion 的曲子动人，还是因为自己在誊写佳之的英伦地址。

心里空空的沉沉的。朋友都各奔东西了，中考后，翔去了城市的另一头，留在身边的好友只剩下“猫”和佳之。如今佳之去了英伦，六年之约，遥遥无期。转眼“猫”也要出国了，这一去又不知会是多久。虽说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可真的能心胸辽阔到那种境界吗？歌中也唱：“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。”

好朋友在身边并不是要形影不离的。好朋友是开心时一个眼神就可以领会、伤心时能相拥而泣、落难时会不惜代价相救、得意时暗暗为对方高兴的人。好朋友是那种值得用生命去信任的人。

像陆小凤和花满楼，李寻欢与飞剑客。

不知道“猫”和佳之现在怎么想。我们三人，如今真是天各



MENGYA

Meng Ya

一方，但我心底仍然存有感激。“猫”几乎每天给我E-mail，又经常问候我父母。我不敢说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——时间和空间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但我一定会尽一切去维系这份可贵的情感。

Rosanne

终于有了一个较稳定的栖身之所——Wilson一家能够接待我至 AFS 为我找到另一户接待家庭为止。

谁知一住就是六个星期，且在那儿度过了一年中最快的时光，更结识了 Rosanne，我的又一位 host sister，也是我在美国这一年中最好的朋友之一。

攀 岩

昨天第一次攀岩，感觉很好。向上时，知道一切靠自己，所以也只有硬着头皮往上往上，手脚并用。可下来时，一切全掌握在下面那人手中，也就怕了。在顶端时虽没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气魄，但 Bishop 少有多层建筑，放眼一望也能望出老远去。

没有太阳的晚上

晚上，与 Rosanne 去了酒吧——应该说是酒吧外的长廊。看着二十年同学聚会，忽然又有那种被隔绝的感受。人声喧哗，弥漫着酒精和烟草的空气在我的周围沸腾，却与我毫不相干。男人戴着墨镜狠命吸雪茄，女人则风骚笑骂。

心里黯然；那些白天力争上游、奋力攀岩的竞技者，当太阳

的光辉不再闪耀时，就颓废到用大麻、烟草、酒精来支持灵魂，这是不是又一种现代生活的悲哀？

鱼来雁往

爸爸妈妈：

我在这里很好。离开 Bishop 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但我已经告诉 AFS 我不想离开了。

经过审核，我已经跳出化学课了。免修后，我的第二节课来自修。我没办法加入新闻课，因为我的第六节课不能换，很讨厌。不过我会试着利用课余时间去看、学学。

女儿

2000 年 10 月 6 日

第一章

逆风

烙印

至今，我还在 Bishop，或许是种奇迹吧。

今天病了，积劳成疾。真佩服那些同龄人，精力旺盛得跟什么似的，放学后或是打工或是运动，双休日 Party 俱乐部到处跑还跟没事人似的。可苦了我了，每天放学后老老实实回家，居然还撑不住。左边牙龈肿得半边脸都麻木了，加上感冒后喉咙肿痛，不得不在上完 Calculus 后退下阵来。

躺下后，想，听听音乐吧。翻出磁带来，很奇怪，那些曲子都似打上了时间的烙印。

听无印良品，就回到了高一上半学期。并不是回忆，而是一种感觉，那种听着音乐在上海拥挤的人群中走路，看着来往的行人，呼吸潮湿空气的感觉，那种夏日夜晚曲伴人入眠的感觉。